

千三

讀通鑑劄記上

銅陵章邦元午峯著

前編

二女嬪於虞

金氏謂堯妻舜女必非同出黃帝。恐未盡然。百世而婚姻不通。定制自周家始。然春秋時列國之君猶不免有娶同姓者。安見上古必以娶同姓為嫌乎。且唐劉等姓皆出自堯。姚等姓皆出自舜。又安知堯舜之近祖不各自有姓。而必斷其為同姓乎。

封棄於郤

金氏謂姜嫄非帝嚳元妃。竊疑元妃乃摯母常儀也。是以帝嚳舍堯契稷之聖而立摯。蓋立子以嫡不可易也。周人特立姜嫄廟者。以姜嫄為帝嚳之庶妃。不敢以妾配嚳。故特立廟以祭之。其於禘也。則祀嚳而不敢以姜嫄配。姜嫄無夫生子。本於生民之詩。朱子亦主其說。其實不然。履帝武敏言姜嫄之德可步帝嚳。非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也。先生如達達小羊也。蓋后稷始生如小羊然。故姜嫄以為不祥而棄之。非以無人道而生故棄之也。後世如竇武之蛇胎楊億之鶴蛻皆然。又子文亦為虎乳。何疑於稷哉。

王誓師伐夏

金氏謂王非追書。恐未盡然。湯既稱王。不應於誓語中復稱夏王。且漢高稱帝猶在滅項之後。

而謂湯之誓師遽自稱王乎。凡事有可以理斷者。意湯既滅夏。必待諸侯推戴勸進然後稱王。此必然之事。非臆斷也。

周季歷生子昌

上古神聖自伏羲以至文武。但係聖人必有天下。周既生文王。則周家必有天下。然王季不立。文王亦無得天下之理。泰伯知其如是。乃託採藥偕仲雍而去。此非其以天下讓乎。夫子稱其至德。又以文王為至德。遙遙相對。泰伯能讓天下。文王有天下而不取者也。如此立說。則大王何必有廢立之意。又何必曲為回護乎。

賜西伯專征伐

大紀云。是時昆夷獫狁告警。紂乃釋文王命之專征。情事恰合。周人以賂獲免。特適逢其會耳。紂既殺九侯鄂侯。豈不欲殺文王哉。勢不能也。唐高祖疑忌秦王。聞突厥警。即改容勞勉。德宗疑忌功臣。加賜鐵券。如出一轍。文王雖得專征伐。然其伐各國必奉紂命。即崇侯虎亦必後不事紂。而紂使文王伐之。不然。崇侯乃紂心腹。文王伐之。紂豈肯坐視而不救乎。所謂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者。蓋謂此也。

西伯東觀兵

金氏以為戡黎之師。武王欲以警紂。是當奉以兵諫矣。有是理哉。萬一紂能改行治其稱兵之罪。武王將如先軫之自討乎。有以知其說之難通矣。紂竟于黎。必是征黎而黎猶負固。乃命周

伐之耳。

箕子陳洪範

洪範陳疇即是堯舜以來道統。武王滅商。箕子無復他望。不得不以道統傳武王為萬世計也。至陳疇之後。即避至朝鮮。仍存者囚奴之心。謂武王封之朝鮮非也。武王何必強封之。箕子又豈肯受其封哉。至朝鮮奉其條教。歷數千年而不變。非聖人而能若是乎。箕子之化朝鮮。猶泰伯之化荆蠻也。武王聖人也。其心大公無我。不以臣不臣而有所愛憎也。不以首陽封夷齊。乃以朝鮮封箕子乎。

世子蒯踐位

武王崩。成王年止十三。斷無是理。武王年九十三。八十始生嫡子乎。且邑姜年必相若。蒯釀生子乎。若謂武王崩時邑姜年方壯盛。則武王年四五十時尚無元妃乎。此蓋漢儒劉歆之使因。周公告成王有孺子冲人等語。故因文飾其辭。杜撰百出。以成新莽之篡逆耳。不知武王崩時。周公之年亦必八九十矣。就使成王年三四十。周公以耄耋叔父呼為孺子。豈為過哉。

周公居東

周公居東。鄭氏謂避居東都。趙絕書謂為巡狩于邊。蔡氏謂居國之東。三說皆有可疑。是時東都未建。何云避居東都。本文明曰居東。居者居而不行之意也。何以云巡狩。且巡狩必四方皆至。何以二年之久。僅曰居東。惟居國之東。差為近理。然究不知國東何地。託何名而居此也。竊意

周公本應之國以相成王留周伯禽代封今聞流言即引避歸魯魯為東方故言居東耳東山之詩蓋周公居魯而作即魯城東之東蒙山也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即此山

王崩于美

船豈有以膠黏成之理大紀以為征蠻濟漢而梁敗此說近理蓋造舟為梁其敗也因軍士衆多梁敗壞不及退耳

王崩祇宮

穆王世材大器其行政用人功過參半與漢武略同聽祈招而止遊亦與輪臺海邊同周之天下即漢之內奴也假使穆王能如漢武斥逐匈奴則周無東遷之禍

衛貞伯

衛六世稱伯公非方伯之伯即召伯亦係伯爵而巡行南國兼方伯之職也蓋方伯者一方之伯也如文王稱西伯則可若稱周伯是嫌於侯爵而降為伯也衛本侯爵至康伯必因得罪天子而黜其爵至厲王好賂乃始復爵如明代藩王功臣之爵因事削奪後以賄復比比然也

伐姜戎王師敗績

周宣王之中興一傳而即不振大類唐憲宗時由於能勵精圖治而不能培植國脈也

申侯與犬戎入寇

宣臼奔申申侯遂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謂宣臼不與此謀吾不信也然則申王乃與幽王

弑法不應立。號公立王子余臣于攜。洵得其正。晉鄭畏犬戎之逼。又畏申侯與之合。故不得已。迎合申侯之意。相與推立平王。即以東都為京。厥後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豈不知余臣正。而平王非正。迫於勢也。或謂春秋託始隱公。庸知非託始平王乎。

東遷雒邑

汲冢紀年。幽王死。申王立平王于申。號公立王子余臣于攜。是謂攜王。傳所謂攜王。奸命是也。接攜在岐豐之地。是時犬戎盤據岐豐。此地已非周有。故平王以賜秦。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平王之意。不止欲其逐犬戎。并欲其去攜王也。後余臣為晉文侯所殺。而平王之心始安矣。

秦祀上帝于西時

上帝之祀。必係周之舊制。因兵亂。頻仍祀典久虛。至是周既東遷。秦得其地。在秦自以為此典應復。非有心於僭竊也。譬之泰山之祀。本屬天子。然在齊魯之境。故齊魯之君亦可致祭。

魯考仲子之宮

仲子之宮。魯仿姜嫄闕宮之例而作也。姜嫄非帝嚳元妃。故禘嚳時。不得以姜嫄配。別立宮以祀之。仲子非惠公元妃。故祭惠公時。不得以仲子配。亦別立宮以祀之用。六羽者。隱公自謂合禮。桓公未能諒也。即此一舉。已啟異日篡弑之禍矣。

魯公子軌弑隱公

康侯之論至當不一。然纂弑大惡臣子所不忍言。孔子修春秋私史也。國史可以直書而私史不忍斥言。桓之弑隱已載國史。不慮後世不知其罪。孔子諱之。臣子之道也。故他國纂弑則直書之。以王法討亂賊也。本國纂弑則諱之。以臣子之道也。愧亂賊也。春秋託始於隱者。亦以桓弑其兄與平王之去攝王同轍。哀十四年陳恒弑君。魯不能討。孔子傷世亂未已。絕筆於此。特借西狩獲麟而止也。春秋之始終如此。此所以懼亂臣賊子也。

王伐鄭

王亦能軍。亦字疑不字之誤。是時祝聃射王中肩。王不能軍。故祝聃請從之。

齊侯殺魯桓公

按左傳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是桓以前無娶於齊者。况鄭忽解文姜之昏。必有深意。魯桓有弑隱之罪。畏齊討不敢不昏於齊。自昏以後。魯與齊并無會盟聘問之事。至齊僖公卒。襄公即位。而屢與魯會。蓋欲文姜歸甯而與公約耳。及公不聽而始用師伐魯。是以有奚之戰。於是桓公岌岌然攜姜同行以朝齊為名。不得已也。不然。魯入春秋以來二十餘年。未嘗朝齊。至是而忽朝齊者。蓋外畏齊強。內慮姜淫。攜以偕行。冀有以制其淫耳。卒至自隕其身。可悲也。夫總之桓不弑隱。必不結昏文姜。不昏文姜。必不隕身於齊。天道好還。可畏哉。

盟于柯

滅譚滅遂。齊之威勢赫赫。各國皆不寒而慄矣。然後以柯之盟。示信於魯。自此以恩結諸侯。而天下皆服。先雷震而後雨露。此霸者之譎也。此術思數千年如一轍。所謂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會于邲

康侯之論正而近。迂使桓公管仲入輔周室。周王能舉國而從之乎。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忠。必不可行。康侯以為湯得伊尹薦之於桀。桓公何不薦管仲乎。其實湯之薦尹。經無明文。就令有之。當日情事必非。衰周比是古而非今。書生之論也。文王即位之初。何不入輔商室乎。吾謂當是時。若有聖人。亦不過如文王之為善。以自強其國而已矣。

楚滅鄧

鄧近於楚。必亡之國。假令從三甥之言。譬如魏永安帝之誅爾朱榮。明知禍不旋踵。亦一快也。此時之楚。實同戰國之秦。若非齊桓晉文相繼而伯。則天下危矣。君子是以知桓文之功。未可沒也。

辛未朔日有食之

春秋書日食曰有。書星孛曰有。有者不應有而有也。異辭也。有者本無而忽有也。疑辭也。有者今雖有而後仍無也。暫辭也。

盟于召陵

召陵之師。先儒多謂桓公不能勝楚。因其乞盟而即退師。竊意不然。管子新作軍令。節制之師。未嘗輕用。今特與楚戰。或命各國分兵四抄。是時楚之謀臣必熟慮審計。以為暫盟。師退跋扈。可以如故。若輕於一戰。萬一蹉跌。傷威損重。江漢之國相率而叛。卒難定也。故召陵之師。非齊不敢戰。實楚不敢戰也。

立晉公子夷吾為晉侯

是時文公不肯入國。有三難焉。夷吾既以地啗秦穆。文公勢不能獨斬。與之則失河外屏障之地。不與則秦且德夷吾而怨文公。一難也。里克平鄭等有篡弑之名。又有擁立之功。不誅則與聞乎弑誅之。則人各自疑。必生內難。二難也。夷吾在外。豈肯甘心輔以呂卻之才。必煽誘秦之君臣。內外交訐。晉無甯日矣。三難也。故文公甯可終身不得國。斷不以身嘗禍。此霸主之度。所謂能恩也。

邾人執鄆子用之

宋襄所以列於五伯者。抑亦有故。是時齊伯既失。晉伯未起。此十年間。若無宋之征討會盟。則中原諸國恐為楚所翦滅矣。宋襄初起。如伐齊戰贏。執滕子盟曹。南用鄆子圍曹。其氣欲亦甚可畏。故楚亦暫斂。至敗泓而晉伯起矣。此晉繼齊伯中間之關鍵也。猶漢繼周而秦為閭統也。

楚宜申如魯獻捷

魯為宗國。各國所仰而望者。楚獻宋捷。亦猶齊獻戎捷。欲以誇耀於魯。聳動各國而繼齊桓之

伯耳。惜乎魯為弱國不能卻其獻而率諸侯以討之也。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宋非楚敵。即聽子魚之言。宋亦必敗楚。未陳未濟。豈得無備。宋不即擊。亦未為失。失在不量力而與之戰耳。宋襄之暴。與楚靈王等。宋襄之仁。與徐偃王等。其不亡國也幸哉。然此數年中。亦能與楚爭雄。故得與五伯之數。

晉公子重耳入于晉

齊桓得國甚易而得伯甚難。晉文得國甚難而得伯甚易。時勢各有不同故也。

魯侯以楚師伐齊取穀

魯乞楚師以伐齊。為中國從楚之倡。而魯頌乃曰。荆舒是懲。得毋溢美。

晉侯伐衛

晉伐曹。衛謂其報怨。恐未盡然。如此何以不伐鄭。蓋文公爭伯。決志與楚一戰。勢不得不伐某。與國以致楚師。鄭非楚必救之國。故不伐。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必救之國也。故伐之。後已勝楚而仍執衛侯。則誠報怨之私心矣。其圍鄭也亦然。

戰于城濮

城濮一戰。實春秋二百年之樞紐。非此則春秋已成戰國矣。然春秋不以義戰許者何。晉文之心。特欲自強其國。非真攘夷以尊周也。胡氏之論。師春秋誅心之法。然謂經書及之。故則未

晉侯重耳卒

秦伯使術聘魯

楚子伐陸渾之戎

鄭歸生弑其君夷

龜一事。卽以誣于公明。弑君非出己慮耳。觀於子家卒而鄭人始斲其棺。逐其族。足見其生存。

時雖重族大莫敢誰何待其死而後致討

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上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者以明天下公義楚人殺之非楚子殺之也。借討賊之名而欲滅人國者為利之心也。下書楚子入陳明欲滅陳者楚子非楚人也。

晉屠岸賈殺趙朔

趙盾弑君之罪未討以其執政有年黨與衆多故雖死而無人敢發此議屠岸賈想亦如齊莊公之盧蒲癸耳。故誅趙朔而并索其子。雖景公不能禁名正故也。鄭詩歸生齊討崔慶皆在事後亦此類也。

晉復趙氏

晉討趙盾弑君之罪誅其子孫不為過矣。乃因韓厥一言而復趙武是時私家樹黨六卿之勢已成豈復知有國哉。但往嬰杵面自是趙家義士。

晉侯伐秦

晉自靈公以來畏楚如虎不敢與戰又恐失伯於是借事伐齊而勝齊借事伐秦而勝秦蓋晉楚之外齊秦為大勝齊秦所以威楚也。威楚所以爭伯也。內不足而外示有餘此之謂也。

晉人迎公孫周于京師立之

晉悼公入國數語光明磊落較漢文入國氣象似為過之然弑君之賊曹不能討徒以官爵媚

之。悅臣下何以自強。此後公室弱私家強。未必非悼公啟之也。後人以其復霸未嘗輕議。故特辨

晉魏絳盟諸戎

千古和戎惟晉為得策。蓋戎雜處伊雒。晉欲與楚爭伯。其所出入之地。若不與和。恐腹背受敵。必至進退失據。故鄭服而悼公獨賞魏絳也。後世和戎遺誤。不得以絳藉口。

戍鄭虎牢

虎牢之險。王氏謂晉城而戍之。鄭自此弱。恐未盡然。晉之所以城虎牢者。非為爭險計。蓋決計不欲與楚戰。又恐伐鄭諸侯道敵將有貳心。於是先城虎牢。示諸侯以挽險。其實畏楚不欲與戰也。至此遂戍虎牢。則情見勢屈。向之所以城虎牢者。乃為今日分兵而戍之地。以免勞師之苦耳。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楚所以不能得鄭者。楚以一國數數勤兵。晉合各國伐鄭而又分兵戍守。以逸待勞。楚則欲戰不得。欲滅鄭又不敵。此晉之所以服鄭也。知武子洵屬老謀。當其納獻子之言而城虎牢。胸中已有成算矣。浪戰以徼幸者。當以此為法。

晉人城杞

齊桓城衛而諸侯服。晉平城杞而諸侯離。公私之分也。

吳子使季札聘于魯

謂季子讓國致禍。故春秋貶而名之。斷無是理。原思辭粟。子路辭金。此賢者之過。皆聖人所心許。而特不可為訓。故但止其辭而未嘗貶之。況季子讓國是叔齊之讓也。豈有一毫可議。吳屢有篡弑之禍。乃吳之不幸。非季子之過也。吳稱子殺梁氏以為進之是也。然其進之者亦猶楚始稱子非美而進之。乃其勢不得不進之也。

會于澶淵

文定論救宋災得聖人之心矣。然惜其說猶未備也。晉人正以蔡不能討有愧盟主。故假宋災為會。若曰吾無暇討蔡耳。且正欲遷延觀望以俟楚之討與不討也。

鄭使公孫僑為政

子產相鄭。述其舉措大類武侯。其國勢亦相類。鄭之強弱係子產之存亡。漢之興滅係武侯之存亡。

晉荀吳始用卒

荀吳之改車為卒。亦猶商君之開阡陌。一時之利萬世之害也。自此戰爭民命如草菅矣。蓋車戰而敗猶可收車而止。卒戰而敗則鮮有才遺矣。

宋衛陳鄭災

子產不許襮火。蓋有深意。當是時子產執政為四國所推服。一有不當必為四國所笑。晉王凝

之用鬼兵禦賊。宋郭京用六甲神禦敵。皆為千古笑柄。宋衛陳鄭同日被火。當時知天家者皆能言之。豈有鄭用寶玉禳火而能獨免之理。一有不應。成何政體。此子產所以不許也。然不許禳火。通國必以為為不然。非子產威望素著。則未火而鄭將先亂矣。此又宜知之。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止進藥而弑其君。蓋當時許國之人必以為雖因誤殺亦與故殺同。所以防逆萌也。故許人即以弑君赴於諸侯。春秋亦從而書之。非春秋之特筆也。若許以疾赴而春秋書以弑。必無是理。鄭伯覽頑楚子麋可類推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春秋書王室亂何。子朝亂之也。書王猛何。未踰年不當稱王。是時王室亂故急稱王以正其名。書猛何。王而不稱猛則不知王果何人也。上書王室亂。下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連書以王猛居于王城。嘉二子之功也。

魯侯次于陽州

讒人以君微幸一言。斷定千古姦人之獄。子家子忠謀知計。若遇桓文之主。其功業當不可量。徒以事非其主卒與偕亡。千古忠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與子家子如出一轍。可勝嘆哉。

吳入郢

季子之讓國。子胥之復讐。皆孔子時事而無一語及之者。誠以此等事哀之則好名之人皆將

以讓國復仇為事。疑之則人皆將以爭國忘父自安。均不可也。故置諸不論不議。以俟夫人之自為而已。以班處宮侍逆淫亂極矣。非復人理。讀者至此又惡吳而憫楚。元之滅金。君臣妃主悽楚可憐。又令人忘其陵宋之禍。而恨元人之逼迫已甚也。

魯侯會齊侯于夾谷

是時晉已失伯。齊日侵魯。季孫之用孔子為備齊也。夾谷之會。若非聖人相禮。則魯為齊弱。日見削奪。聖人應變之才。畧見於此。自是而結盟歸田。齊魯無事矣。季孫又安用孔子哉。且用之而更多不便於己。胸中已有去孔子之心矣。至齊歸女樂。借此以速孔子之行。乃季氏之私心。非墜齊術中也。

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伐臣者。魯昭公是也。伐君者。滅晉荀寅是也。季氏專政已久。黨與衆多。昭公伐之。諸臣陽奉陰違。迨至情見勢屈。臣雖不敢逐公。公自不得不亡。唐室藩鎮撫之則順。從討之則連兵拒命。亦猶是也。晉室已卑。私家專政。有互相吞噬之心。而莫敢先發。一有伐君者。則借討賊之名。以為自強之計。荀寅既滅。政歸四卿。而公室愈弱。季漢之袁術。唐室之朱泚。韓建。董昌等。肆行篡竊。卒為名鎮所并。而王室亦隨以亡。此勢之必然也。

吳侵陳

春秋之終。若無吳越侵擾中國。則其勢猶不致遽成戰國。蓋周公制禮會盟聘問。所以柔一世。

之人心。禮不盡亡。周必不滅。定哀以前。五伯雖強。禮未盡廢。故兵禍未烈。自吳越憑陵上國。專恃強橫。不知禮法。自是而聘問會盟之禮盡廢。安得不成戰國哉。故春秋於吳越少恕辭。

齊陳乞弑其君荼

春秋書篡弑有因上下文而見者。如書陽生入於齊。弑其君荼而自立。則陳乞主謀之罪不彰。書陳乞弑君而上書齊陽生入于齊。則陳乞之弑為陽生弑也。而陽生弑君之罪亦不可掩。

孔子作春秋

孔子作春秋。凡篡逆大故。舊史本有。春秋不必削之。舊史本無。春秋不必增之。則亦何以懼亂賊哉。蓋史本天子所藏。孔子之時。屢因兵火而已多殘闕。若更歷數百年。恐蕩然無存。孔子因而修之。使弟子守之。王室之史雖亡。而孔子之史不亡。所以懼萬世之亂賊也。若孔子不修春秋。則此二百四十年中亂賊。後世何由得知。

越圍吳

夫差亡國。酷似苻堅。堅不伐晉國。亦不亡。夫差不伐齊國。亦不亡。此猶第論國勢耳。若論人君之道。則二主不伐人國。亦必亡者也。夫差殺子胥。用宰嚭。荒淫自縱。苻堅以秦燕亡。裔布列顯要。而又荒淫自縱。安得不亡。然王猛一日不死。苻堅一日不亡。夫差殺子胥。則又出其下矣。

越子會齊晉及諸侯于徐州

自吳越爭衡上國。江淮間為其出入之地。蹂躪數十年。無復孑遺。自是江淮之間。歷秦漢數百